

通飭事象

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

書紀錄四次趙 憲牌照得郡邑之

有志猶國之有史史載一代星野疆域

祥瑞災異以及君臣紀傳中外載記誌

齊如之史卽誌之合誌卽史之分也豫

自通誌於雍正年間延請名儒考訂纂

修刊刻成集固足以信今而傳後但通

誌爲一省之綱領其細微節末端賴邑
乘考載詳明查各南州縣誌書大率於
康熙初年纂訂之後類皆殘缺未經重
輯此數十年來承平日久戶口繁多繁
化日興風俗移易土田則有墾闢之
疆域則有改隸之異其人才疊見如
高科而登黃榜者不乏人節孝可風
義行堪傳者不乏人至循位茲土某甘

人耳目間及今博採輿論猶不失其真
能再因循日久不思增輯後之人卽欲
採擇而編載之苦於文獻無徵則數十
年之因革損益政績文章人物風土幾
何不湮沒無聞謂非守土之咎歟夫今
日之牧令額設公費無多欲其聘延碩
彥多人開館纂輯付之剗劂誠力有所

未逮然就一邑中紳士擇其品行端方
素有文名者一二人與之商確考訂照
依舊誌條款逐加增輯抄錄成書一申
司府備查一付禮房收貯俾後之人稽
考有據可以踵事而興修之其事簡
易行其費約而不繁當亦諸君子所樂
爲也合行通飭

此布

序

國有史郡邑有志其分合

繁簡雖殊而其紀綱體要

無異志之為書凡星野山

川土田疆域戶口財賦之

屬無不備陳要以風俗人

情為本蘇子瞻謂風俗誠
厚不患於弱而貧誠薄不
救其強與富是以有護惜
風俗如護元氣之說古者
輶軒之使循行通都大邑
以及僻壤遐陬採其歌謠

紀真好尚由一鄉之講讓
型仁風淳俗美足以鼓勵

一邑樹之風聲推而至一

郡一省莫不大同故君子

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

也余丁卯春蒞膺

鄭地鄭於豫為通衢車軌
四衝地多瀉滷其民好稼
穡重禮文習淳尚賢丕變
於古署牧何君以續輯志
稿初竣問序於余以風

俗成於教化我

國家重熙累洽摩義漸仁聲

教四訖矧豫為地輿輿區

方今

聖天子邳隆之治浹髓淪肌則

敦龐渾厚之氣無不可於

鄭之一區覘之夫志以激
勵獎勸亦廣教化之一端
何君攝鄭事甫及期而能
亟々於增輯可不謂知所
先後者歟攷鄭志康熙癸
酉以前即君先人司牧時

重修定八旗通志循吏傳
稱其治鄭五載善政累
尤以興水利免田糧立學
校為最殆能培養風俗得
其本原者今君繼蒞此邦
後先肇述纂就前緒即以

承宣德化也余將於課士
之暇按籍而稽六探風問
俗之一助爾遂書之以為
序乾隆十三年閏七月既
望督學使者閩漳蔡新書
於鄭州試院

重修鄴州志

豫省居天下之中而爲豫省之
陞統河腋洛疆域旁達冠蓋之所繹絡
輿馬之所輻輳洋洋乎一大都會也鄭
之有志肇自前明至

朝而再輯之自前州牧何君錫爵增修
後迄今五十餘年未有嗣響邇者

方伯趙公有纂修郡邑志之檄州牧張

君繼起修之乞余言以弁其首余何敢
辭余惟鄭爲歷代用武之地及明季而
寇噬兵燹其禍更烈土地人民漸滅殆
盡迨我

國家統一寰宇重熙累洽漸仁摩義挾髓
淪肌民生其間不見兵革者已百年矣
志之所載戶口田賦學校人文以及孝
子悌弟節婦義夫皆視昔爲盛自漢唐

本未有如今日下也抑莫之爲患也
下爲甚黃流南侵而魯內溢變遷靡常
奔潰不測田疇廬舍飄泊堪虞今者
在上河慶安瀾然有防護之勞而無
真溢之患皆由

堂之上經理周詳籌畫適宜故無一物
不得其所如此也官斯土者握槩懷鉛
得以紀太平之盛治揚敷理之成憲使

後之覽者因之考

聖朝久道化成之治昭茲來許永永勿替
其爲功豈淺鮮哉歲在乙丑時值考功
而張君課居上考名薦剡其幹濟之
才實遠過乎人而仙之所至有未可
以易量者則斯志之成特以見其一
焉爾是爲序

乾
三十一
年
歲次丙寅
寅月

按河南分巡開歸陳三府兼兵備河道
按察使司副使加一級金山撰